

上
療肺久咳丸
每瓶大洋五角
無論初起久咳一服
此丸馬上平喘止咳
服上一二瓶斷根永
不復發若無功效將
原洋退還原咳病者
不服此丸算第一缺
點或他處售處一缺
東大街香春藥房
子東大街香春藥房
通府街生生藥房春
經路西段健華藥房

笑 笑 笑
機太外史真正妙
情情情。牙笑掉
無寫者肥細並下
俗男女老幼皆可
幼男可變成都社會
無都盡知道會存無
多要買請早
每部特價四角
本報代售

光明影院
淘金記
包廂四十六
男賓堂座二千四百
女賓座二千四百
幼孩位從二千二百
智育影院
國曆九月廿二號特
明星公司偉大出品
歷史戰爭有聲巨片
萬里征魂
小舞台
第一無二特別戲園
梅亭宴
戲價每位二百

第九

第九回

廟陽鎮計殺米文魁

版權所有
禁止轉載

且說云定。了徐公命令。第二天晨早。代起兵丁。就把二龍莊圍住。親自進莊拿人。惟獨龍彪。這日適逢其會。未在家中。只把龍云。同一般賊黨。只要在莊上的。一個都不會跑脫。當即鎮押着。蓋往潮陽鎮而來。剛到半路。便遇着李青李義。押着杜大章等。一起賊黨到來。於是大家夥攔一起。兼程前進。到了節度使駐節地點。由巡捕官通報進去。徐公心中大喜。立時吩咐將龍杜各首要罪犯。同米文慰。立刻上囚。裝進木籠。且候明日。一同押定起身。到長興與辦。這時蕭方鄧子云也從丹鳳嶺回來了。徐公一一的傳見。問各人所辦的事。俱已辦妥。徐公點頭稱善。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晨早。武云定全身貫甲。前行引導。兵士扛着囚籠。蕭方李義等。在側旁緊緊跟隨。四圍精兵護着。隊隊前行。接着便是節度使的護衛隊。保護着徐公的大轎。後面徐軍徐公與。騎馬跟隨。直望長興縣而來。徐公正要上轎之時。一眼瞧見徐軍。抱着印箱。頓時心中一觸。便向徐軍道。印箱關係重大。你這樣抱着。怎好行路。快交與巡捕官背着罷。徐軍便將印箱交與歐錫朋。歐錫朋連忙接過。攬在身上。徐公道。你可快快馬前行。先到長興縣。會同知縣。將行臺安置停當。本使到時都有賞的。歐錫朋聽罷。那敢怠慢。立時翻鞍上馬。加鞭趕到長興。心想。節度使。一時尚不能到。不如先回家去。把印箱放下。再到知縣衙門。去會知縣。商量不遲。想罷便打馬回家。將印箱交與妻子。令他放好。這才回身。來會知縣。將徐大人到長興來的話。說了一番。叫他將行館佈置停當。以免臨時措手不及。萬一徐大人降罪下來。對於前程。大有妨礙。知縣諾諾諾聲。留他在署內吃飯。席間又與他賀喜。說道。足下如今。是節度使身邊的人了。近水樓臺。將來定容易陞遷的。足下的官運。真是亨通。肝

多人。用銀錢饋當都還靠不住。以漢總望。遇事通知一聲。原來這知縣。名叫吳仁。平日仰承米文魁的旨意。怎說怎辦。如今聽得米文魁。已被節度使拘押。眼見靠山崩倒。心中十分着急。萬不想沉寃歐錫朋。會陞了巡捕官。以爲沉寃。必同節度使有點瓜葛。不然就是有替他說話。滿想借此機會。結交於他。因此。便把他視爲上賓款待。講知歐錫朋見知縣如此優待心花大放。公然自己認爲是節度使的紅人。只要他爲力的地方。無不竭盡棉薄。信口吹起牛來。說起來又大笑道。徐大人不獨委我當巡捕。并且將印都交我監管。說着嘻嘻牙吧。就像好生得意一般。吳仁本是老奸最滑。一聽此言。心想。這監印的事。非親信人不能執掌。怎麼會委他。便對歐錫朋道。這件事非同小可。責任異常重大。你到要處處注意。設有差錯。性命難保。歐錫朋聽了。便有些着急起來。連忙告辭。要回家去守印了。這歐錫朋妻子以爲是自家出身。見丈夫抱個箱子回家。不知內面裝的甚麼。便暗將印箱打開。見內面放着一塊。似鐵非鐵似錫非錫的東西。自己認不出來。心想這東西。既用箱子裝着。必定是件寶貝。便拿在手內。玩了一陣。忽然想起。人家說的烏金。恐怕就是這個了。現在有了烏金。這還了得。一時心花怒放。又怕丈夫拿走了。便暗藏起來。直等歐錫朋回家。看見印箱。業經打開。不見印信。頓時急得跳足。問他女人。他女人硬不承認。兩人大鬧一陣。他妻子反轉大哭起來。驚動一役僕人。都來勸解。問起原由。才知印不見了。內面一個僕人說道。我看少爺。玩耍着有一塊印。不知是否。歐錫朋急道。你快去與我拿來。僕人連忙呈來。歐錫朋注意一看。正是山東節度使之印。不由驚喜交集。心中好不快活。連道。這是大人的印。如其失落。性命難保。他妻子說道。這個是你前日代回來的。一個包袱內。包着的。又不是那個箱子內面的。歐錫朋道。管他那裏的。只要有印。就萬事全休。說罷。將印揣在懷裏。隨時提防着。專候徐大人到時接差。提

精衛鴛鴦譜

在精衛十六七歲時其長兄曾爲訂婚於劉氏，迨汪君學東京，與孫黃諸君組織同盟會，舉動漸爲內地所聞，汪慮以此株連家族，乃貽書訣別家庭，其家人以誓示劉，劉氏之長兄，遂退還聘書定禮等，兩家婚約，自是解除。迨萍醴事敗之後，汪由文事鼓吹，而入於實行，犧牲之念至堅，日以訣別家

性事矣，然亦不更論娶他姓，如是者凡數年，汪性謹飭生平不作狹邪遊，以是行年二十餘未嘗一近女色其友人多能言之，汪嘗遊歷南洋各埠，所至鼓吹革命，演說與書報并行，檳榔嶼有廣東新會商人，陳氏女名璧君者，好學，留心祖國事，平日讀汪所爲文，心儀之，以聞其演說，

未完

衣食，綽則與當維之，當亦盡，困窘彌甚，執政復追徵稅，運不能納，拘之。妻子哭於家，吏張齒笑若無情感，人或救其妻曰：「面子女繞膝，曷不押其一？」則夫當可出，從之。夫既出，求子不得，經年而斷押，復遇疫癘大作，日斃數十人，少孀。罹疫而卒，妻何氏。又適孕，慟哭之餘，惟有折哀順變，遵禮成服，以爲柏舟自矢，撫此眇諸孤，以繼夫祀，執科天之匪相尋，稅徵速迫，富者中落，中者貧，貧者不能活矣，何氏乃悲甚，既爲夫子以悲，復爲環境而悲，遂萌自殺之念，擬投環自縊，幸爲鄰人知慶者發覺，救之始甦，知慶亦張姓，其妻麥氏，甚賢淑，夫妻之間，愛情甚篤，因感何氏之家庭慘變，遂以溫言慰之，何氏自思，已既懷孕數月，此腹中塊肉，未審爲雄爲雌，倘其爲雄者，則亦可以

二三少婦以甘言誘之，說以利害，何氏初嘗死勿從，寢思得一策，旋亦允許，何氏既從稅吏，吏設筵款賓友，以誌其慶，卻扇之夕，吏擬向何氏求歡，氏曰：「妾體勿適，且復懷孕數月，願君俟之，吏亦無如何也，數月后，何氏果舉一雄，私心竊慰，一日，何僞言事，密以子交張知慶夫婦，使代爲撫養，繼潛返東家，乘人不覺以三尺紅絹懸梁

何娶婦

曼郎

饗，以舌耕畜其妻孥，僅免於凍餒，己有子，既而幼兒長，少子生，長者進學，少者扶育，生齒既繁，乃不能維其

復繼之天，哀哉，妾婦之遇也，以絳平玉貌，遭此殊人之變，摧心折骨之痛，寧復有甚於是者耶，況了此季世，兵然生計益困，無以應稅徵，復爲稅吏拘去，然婦有美色，吏延之，不恐使嘗鐵釵風味，而心實欲納之爲妾媵，遂使世滔滔中，所不易得者，亦克繼家聲，固難能而張知慶不避艱危，銳身任程嬰之責，亦濁世滔滔中，所不易得者也。

飛俠十三娘

一二四

反而士飽馬騰，全不見饑餓之容，單人傑這邊只望擒匪知難而退，或別有官兵來到，可以乘勢衝出，那知日子越久，賊匪來得越多，那些吃糧不管事的官兵，竟不知跑往那裏，連影兒都不見，大家相持了許久，各不相下，一夕三更時分，單人傑帶着荷小姐登牆越堙，行至東南角上，猛見一個人在那裏窺探，單人傑道是奸細賊間是誰，那人便似輕撩猿風，簪才一躍，已到濠溝彼岸，轉瞬一見，那時正在十月之末，一鈎殘月，恰破薄雲籠罩，雖有些微光，却分不出是男是女，單人傑猛吃一驚，心想擒匪真善於用兵，我因這東南角一帶，濠溝深闊，無須多派人守禦，不料竟在這裏窺探，幸而今夕被我撞見，否則不堪設想了，單人傑一頭想，一頭在那人登牆之處，